

# 《纳萨尔巴里》：论尼泊尔局势

红砖厂青年报 VOY 译

译者注：本文来自印度毛主义刊物《纳萨尔巴里》第四期第八十三页至八十六页。

[对普拉昌达-巴特拉伊修正主义的反叛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CPN-M，以下简称尼共-毛）的形成是一个可喜的发展。但它们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尚未释放。七大通过的文件还没有出来，但是在尼共-毛的报刊上看到的一些文章让人感到不安。利用制宪会议和这一进程推动革命的可能性早就结束了。长期以来它一直就是反革命的武器。但这一客观现实并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或曝光。相反，当前的战略仍然是“多边圆桌会议、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和逐步政治通过”。“各方共识”仍然被视为尼共-毛当前路线和策略的可行解决方案。

在此过程中，抵制制宪会议选举是一个积极的步骤。它完全符合群众的反叛情绪。据网站报道，最近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积极抵制选举。该计划包括动员军事小组。但是，如果抵制没有坚定地建立在革命路线上，抵制本身也只能是短暂的。只要不脱离宪政，抵制运动很可能被右派当作一种压力策略。据地面报道，群众绝大多数赞成抵制。在这种情况下，反动派可能会选择取消选举，并采取措施，将所有或部分的抵制分子联合起来。他们甚至可能同意他们的一些要求。显然，尼共-毛目前的立场使它很容易受到这种可能的行动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已经排除了反动派放弃选举的任何可能性。这与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者）（UCPN（M），以下简称尼联共（毛））在不同时期对其战术可能的反应所做的评估有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每次都有人说，他们的要求将被拒绝，这将给他们机会打破与统治阶级政党达成的协议并诉诸武力。每次与敌人妥协，尼联共（毛）都失去了主动权，甚至更深入地陷入宪政主义之中。

尼共-毛仍然相信有可能进行一次人民起义。它采取了“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人民起义”的路线。但是，人民起义的客观基础还很不清楚。事实上，它是相当复杂的。就其本身而言，尼泊尔政治过渡时期和危机和尼泊尔议会政党的欺骗所造成的危机，本身并不足以作为一场导致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抗的基础，尽管它可能足以推动宪政计划的完成。首先，什么是“政治过渡”？目前，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过渡只是作为一个目标存在。它当然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但与人民战争时期不同的是，如今它已不是尼泊尔政治中现存的客观力量。充其量，这是一个有待释放的强大潜在因素。另一方面，从君主政体到议会制（误称为共和制）的过渡是活生生的现实。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议会党派的大量自私的两面派行径，这一过渡进程举步维艰。

但它仍然是正在进行的。群众对自私自利的议会政党自发的愤怒，本身仍在这种过渡的范围内。尽管人们对这些政党的幻想破灭了，但在过渡时期却并非如此。如果制宪会议进程完成，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这种幻想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这表明，要推进革命事业，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一种脱离宪政的政治，一种提出革命政治口号和策略的政治。它可以利用另一种客观现实——群众对普拉昌达-巴特拉伊叛徒投降的背叛感，以及他们对实现革命理想的渴望——成千上万的人为此献出了生命。这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人民起义所剩下的唯一客观基础。但是尼共-毛的政治立场远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很自然地，人们对它的人民起义计划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尽管据说这只在目前的政治危机持续时才有意义。把它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就更值得怀疑了，因为人民战争只能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的延续，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在我们给该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致辞中 (<http://www.thenaxlbari.blogspot.com>)，我们已经通过提请注意尼共-毛的中间路线和国际主义立场的淡化，提到了尼共-毛意识形态的摇摆不定。它将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修正主义政党描绘为共产主义政党，并认为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对革命运动的发展、对革命政党的保护以及对革命者的权力平衡起到重要作用”。(《人民之声》，2013年5月)表明这些趋势正在恶化。

夺回尼泊尔的革命事关重大。国际毛派同尼泊尔的毛派一样，也有责任深化对普拉昌达-巴特拉伊修正主义的斗争。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重新发表了一篇来自《永恒火焰》的文章。

<[http://www.sholajawid.org/english/main\\_english/A\\_Documentary\\_summary\\_Analysis\\_sh28.html](http://www.sholajawid.org/english/main_english/A_Documentary_summary_Analysis_sh28.html)>]

——《纳萨尔巴里》编辑部

##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文件综述分析

### 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

最初，人们似乎对基兰领导的派系在尼联共（毛）内部深刻和全面的立场感到乐观——这个派别在2012年6月“尼联共（毛）革命派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成为了尼共-毛，反对普拉昌达-巴特拉伊修正主义——但是现在看来，这种乐观情绪并没有坚实

的基础。尽管尼共-毛最近召开了大会，但我们还没有收到或能够研究它提出的文件。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对该方作出最后和详细的结论。然而，即使对尼共-毛的会前会议进行仔细审查，我们也可以找到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这些可以表明尼联共（毛）的偏差以不同的形式和形态重复出现。

在下面的段落中，我们将讨论尼共-毛会前文件中揭示的重要偏差。

*一. 要求在尼泊尔成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之前成立“人民联邦共和国”，并称之为*一项战术性的战略。

尼联共（毛）没有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尼泊尔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形成继续在人民战争的道路上战斗，而是选择并屈从于资产阶级买办民主共和国的形成。事实上，正是这个政党接受了“人民联邦共和国”的形成，认为这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另一个阶段。然而，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最终放弃了这一目标，屈从于资产阶级买办共和国的存在和延续。事实上，正是在这个关头，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领导的派系与基兰领导的派系之间的分歧加剧。因此，基兰领导的尼共-毛将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二、人民联邦共和国阶段；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阶段。

因此，在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领导下的党已经屈从于资产阶级买办共和国的延续和存在的同时，基兰领导下的党却想用“人民联邦共和国”来取代它。尽管后者没有对其所期望的人民联邦共和国作出具体定义，但显然不能将该共和国理解为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将人民联邦共和国的成就作为一项战术性的策略来制定，实际上承认了它的战略重要性。换句话说，被他们称为战术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策略。在这里，人们可以衡量这种背离的深度和宽度。

*二. 在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基础上采取“群众起义”战略，否定人民战争的恢复和延续是一场持久战。*

在尼泊尔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条件下，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战略，就是通过推进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战略。在这样一个国家，大规模起义的战略是没有阶级基础的，采取大规模起义战略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偏差——这种偏差至少会导向政变，或者导向放弃革命武装斗争，以便采取和平斗争和议会主义的战略。

三. *同意人民解放军 (PLA) 与尼泊尔军队 (Nepalese Army) 合并，合并称之为“有尊严的合并”。*

尼共-毛并不反对人民解放军和尼泊尔军队 (NA) 的合并，只是要求两军“体面”地合并。很明显，“体面”合并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让步——不管这些让步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改变根本问题，无论如何，只会导致人民解放军的瓦解。“有尊严的”合并的目的也不太可能是为了促进尼共-毛未来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这也是对毛主义的人民战争战略的背离。

四. *支持尼泊尔开始的所谓和平进程。*

尼联共（毛）的选举宣言所概述的和平进程不过是宣布尼泊尔人民战争结束。基兰领导下的党对这一进程没有异议，而是希望它继续下去——这就意味着远离人民战争，采取和平斗争的战略，这本身就与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战略相矛盾。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尼泊尔目前的状况与 1917 年革命前的俄国有着根本的不同。当时布尔什维克提出和平的口号，反对沙皇国家；后来的临时政府参与帝国主义战争时，布尔什维克要求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革命的内战。然而，在尼泊尔，和平的口号正被提出来以反对革命的内战。

五. *偏离国际方向。*

普拉昌达-巴特拉伊的政治路线在世界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国际组织革命国际主义运动 (RIM) 的崩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倾向于与中国当权的修正主义者和睦相处。

真正的尼泊尔毛派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不能忘记这种背叛行为。他们应该真诚地为将世界毛派重新组织为一个国际组织而斗争。不幸的是，基兰领导的党自其成立以来，一直是尼联共（毛）的一个派别，但一直没有在这方面发挥先锋作用；相反，可以说，它们的作用是虚伪的，实际上减缓了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而斗争的进程。最近，这个党也表现出了与中国当权的修正主义者相互勾结的倾向。而在理论和实践上，他们实际上忘记了组建新的国际毛主义组织的斗争事业，以至于现在毛主义新组织成立的成功和有原则的进展也与反对这个党的偏差的斗争联系在一起。